

知乎盐选 | 八

第 71 章 诡异祠堂

我问陈先生，为么子还没完？

陈先生摇摇头，没有讲话，而是从我们站的地方跳到鱼塘水边上，然后在岸边折了一条树枝，伸过去敲了敲那把箴刀。除了发出铛铛声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

我也跳下去，走到陈先生身边，问他，发现什么问题没有？

陈先生讲，没有，这把箴刀是张哈子滴，就算有么子古怪，也就他能看得出来。带回去给他看哈子。

我讲好，然后就要伸手去捡箴刀，但是被陈先生用铜烟枪拦住，他讲，等哈，以防万一。

说完之后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符，念了几句之后，把符纸往箴刀上一扔，箴刀周围顿时一阵火光。只不过这火光很短暂，几乎眨眼即逝。然后陈先生才对我点头，讲，拿着吧。

我伸手将箴刀握在手里，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，和之前张哈子给我的那把箴刀不一样，这把箴刀虽然轻了点，但是给人的感受却是很奇怪。至于哪里奇怪，我也说不上来。

等到走了一段路，我看到地里有乡亲们在烧苞谷杆子，浓浓的黑烟冲天而起。这在我们村很常见，等到苞谷都掰完了之后，就把所有的玉米杆子全部砍掉，然后堆在一起烧掉。烧过后的灰可以用来当做化肥，是纯天然有机肥。——其实主要是去镇上买化肥，一天能够一个来回都算不错的。所以家家户户都很喜欢用这样的肥料。

看到那些火堆，我突然知道箴刀上到底哪里不对劲了。我叫住陈先生，问他，陈先生，难道你就没发现这把箴刀有味道？

陈先生停住等我，然后问我，么子味道？

我讲，头发烧焦的味道！

陈先生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把箴刀放在他鼻子上闻了闻，然后皱着眉头，又闻了闻，我以为他是在通过味道找到什么蛛丝马迹，但是他抬起头后，却对我讲，么子味道都没得，你是不是闻错了？

我拿起箴刀又闻了一下，还是有那股味道啊。我讲，我没闻错，确实有。

突然，我想到昨天晚上离开的时候，水里面曾经露出过那个小女孩儿的马尾辫，难道这箴刀上被烧掉的头发，就是那个小女孩的？

想到这里，我把昨天看到的一幕讲给陈先生听，陈先生想了想，讲，你先把箴刀带回去，我再去看看鱼塘。

我哦了一声，就往村子里走了。

我先去了大伯家，想把箴刀给张哈子，但是大伯却讲张哈子刚刚出门去了。

他已经醒了？

我问大伯张哈子去哪里了，大伯讲，好像是往祠堂那边去了。

我提着篾刀，出门就往祠堂那边跑去。

等我跑到祠堂门口的时候，没看到张哈子，却发现祠堂门已经关上了，我记得昨天我和张哈子离开的时候，我没有听到张哈子关门的声音。不仅如此，那把锁好像也有人重新换了。因为我记得昨晚那把锁被张哈子一篾刀给劈烂了的。

我一开始认为是村民们今天发现后重新关上的，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。因为在祠堂的门口，倒着一个纸人，这个纸人的一只手还抵在大门上，看上去就好像是在敲门。

我壮着胆子走进去一看，发现纸人的半边脸是烂的，是被张哈子一篾刀抽烂的。没错，它就是不肯为我大伯转身的那个纸人。我记得当时张哈子是让他回来，然后问问有没有谁愿意帮我大伯转身，没想到它回来是回来了，却连祠堂的门都没进去！

这么看来，这祠堂的门，是昨晚上就被关上了的，而且应该是在我和张哈子离开后不久就被关上了。否则要是今天早上被村民关上的话，那么他们肯定会把这个纸人给挪走或者烧掉。

可是，如果不是村民关门的话，那又会是谁把祠堂的大门给关上了呢？

我想起昨晚张哈子在祠堂里做纸人的时候，就一直在说觉得有人在监视他，可是找了半天，最后只找到头上的月亮。难道，真的只是月亮在看着张哈子吗？我也被月亮照着的，为什么我没有那种感觉？

我发现自从我爷爷去世以后，我就有很多的问题想不明白，这样的情况，是在学校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过的。

既然张哈子不在祠堂，我就打算再去其他地方找找，可是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祠堂里面好像传来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祠堂的门是从外面锁上的，围墙比任何一家的院墙都要高，想要进去根本不可能。那里面的声音是怎么回事？

于是我趴在祠堂的大门上，透过门缝往里面看进去，可是祠堂院子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那声音却实实在在的存在，我想，可能是老鼠在咬什么东西。

往外走出一段路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昨天晚上张哈子叫我在堂屋里烧纸钱的那些灰去哪里了？难道又是阴鸡来打扫卫生了？不可能啊，阴鸡昨天晚上都在坟地里帮忙破解三尺神明印，哪里有时间回来打扫卫生？

我一边想一边从祠堂走出来，没走出多远，就看到张哈子朝着祠堂走了过来。我喊了他一声，他显然没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，他问我，你到这里搞么子？

我讲，我这不是怕你人生地不熟嘛，所以特地过来找你。

张哈子看了我一眼，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以为我是你迈？火车厢屁大个地方都可以绕大半夜！

我嘿嘿一笑，被他讲的竟然无言以对。

张哈子看了一眼祠堂滴大门，讲，你个瓜娃子倒是有心，晓得给祠堂换把锁。

我讲，不是我换的，我还以为是你换的。而且我刚刚往里面看了哈，里面干净的连昨晚烧的纸钱灰都不见了。

张哈子疑惑的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自己趴到门上往里面看了一眼，这才站起身来对我讲，你们这个村子，没得一个地方不诡异滴。不管老，反正五体投地解了，老子也要回去了。

我讲，那刚好，这把篾刀还给你。

哪个晓得张哈子一看到这把篾刀，脸色唰的一下就变白了，他问，你这把刀从哪里搞到滴？

然后我就把之前和陈先生去鱼塘的事情给他讲了一遍，张哈子从我手里拿起篾刀左右来回看了看，突然问我，你讲姓陈滴那个憨货又回鱼塘老？

我点头。

他大骂一声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要出事！

讲完之后，他转身就跑，害得我也跟着跑。可是跑了一阵之后，他突然停下来，问我，鱼塘是哪个方向？

我心想，你大爷的，你不知道鱼塘是哪个方向你就乱跑，你咋不上天呢？

不过想想也对，他昨天是从我爷爷的坟地去的鱼塘，然后就回了坟地，再然后就是从坟地被我大伯背回了村子，所以从村子怎么去鱼塘，他还真的不知道。

于是我在前面跑，他在后面跟着，边跑边喊，你快点，跑这么慢，你怎么追女同学？

我实在没忍住，问了一句，大哥，你讲的这个「追」和跑的慢没得半毛钱关系。

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，因为张哈子已经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。他讲，哪个就没得关系老？从前有一个伟大滴哲学家讲过，跑得慢滴马儿没有草吃，跑得慢滴男滴没得女朋友.....

我赶紧打断他，我讲，你等一哈，这是哪个哲学家讲的？

张哈子很是骄傲的讲，不好意思，哲学家这个称号我觉得我哈是有一点差距的，其实都是他们乱叫滴，你听听就好老，千万莫到处乱传，你也晓得，我这个人吧，比较低调。

我决定以后和张哈子到一起的时候，能闭嘴就尽量不开口。

跑到鱼塘边上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陈先生的身影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陈先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

张哈子讲，你往鱼塘中间看。

我顺着看过去，那里果然浮着一个人，正是陈先生！

第 72 章 鱼塘中央

突然，张哈子冲着另外一个地方大喊一声，哪个狗日滴偷窥老子？

我吓得赶紧回头，但是只看到面前的草丛轻轻动了几下，和风吹的没有什么两样，没有看见什么人。

我本来想问是不是你张哈子听错了，或许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动物。

但是还没等我问出口，张哈子就先把那把小一号的篾刀塞给我，然后讲，你下水去捞姓陈滴，我去追那个狗日滴。那家伙看我滴感觉，和昨天晚上在祠堂被监视滴感觉一样，肯定是同一个，老子今天非要弄死他不可。

讲完之后，张哈子就钻进草丛里，几个呼吸之后就消失不见了。

我回过头来，看了一眼这个偌大的鱼塘。我记得小时候还会跟着村子里的同龄人来这里洗澡，但是后来据说出事了，爸妈就不再让我来这里了。就算有时候偷偷跑来，也看不到其他的伙伴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当初的岁月还是十分美好难忘的。如今的岁月虽然难忘，但要说美好，还真是半点关系都没有。

我脱了鞋子，本来想学着张哈子把箴刀咬在嘴里的，但是我试了几下，发现自己的牙齿根本就没有那个本事。无奈之下，就只好把箴刀别在腰带上。只希望到时候不要沉下去才好。

从小时候被爸妈禁止下鱼塘之后，这是最近第二次下水了。第一次是不情不愿的被推下来的，第二次则是为了救人。

说实话，现在我对这个鱼塘的恐惧，不亚于任何一个恐怖地方。单别的不说，就说从水底冒出来的小女孩的脑袋，我估计在我以后的睡眠生涯中，肯定会梦见无数次。还有那只沉在水底的王二狗的手，万一它等我游到湖中央的时候再拉我一次，我是不是就要死翘翘了？

不过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已经游出了一段距离。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昨天晚上出现的那一幕幕。可是人往往就是这样，越是提醒自己不要去做什么，就越是忍不住的去做什么。我现在的脑子里，就全部是那颗前后脑袋都绑着马尾辫的小女孩缓缓冒出水面的场景。我是真的害怕在我游到陈先生身边的时候，那颗脑袋会出现在。

不过怕归怕，事情还是要做的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陈先生就这么淹死在鱼塘里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张哈子会那么放心让我来救陈先生，因为在我看来，陈先生这么厉害的角色，都被浸尸鱼塘，我一个大四的学生，还不是分分钟就要被它们弄死？

还好，眼看着就要够着陈先生了，一路上都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过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刚起，我就全身寒毛竖起——之前密密麻麻死了一片的鱼呢？！

我们一路跑来没有看到村民过来捞鱼，这些鱼死了更加不会自己跑掉，那这么多的鱼，去哪里了？

想到这里，在水里的我忍不住的全身打了一个寒颤，心想着快点把陈先生弄上岸再说，否则他这么泡着，到时候人没淹死，手脚却被泡浮肿了，这就太亏了。

距离陈先生还有一臂的距离，我蹬了一脚，身子往前蹿出一些，伸手过去就要抓住陈先生的胳膊。按照道理来说，我这蹬腿伸手的距离，怎么也超过了一臂的长度，不可能抓不住陈先生，但事实却是，我居然扑空了！陈先生还在我前面的一臂距离处！

我眨了眨眼睛，暗想莫非是自己眼花了？

我觉得可能性很大，毕竟在水面上，和前面的物体是二维界面，很难形成一个直观的立体图，这样一来，就很容易产生误差。原本以为只有一臂的距离，其实可能有好几臂。有句俗语说得好，望山跑死马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于是我继续蹬腿往前，差不多往前游了好几米远后，陈先生竟然还在我前面差不多一臂的距离。我不是近视眼，我的视线应该不会出现偏差，一臂和两臂绝对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可为什么我就是够不着呢？

我再次拿出望山跑死马的俗语来安慰自己，并且这一次我死死的盯着陈先生的身体，如果他动了的话，我肯定就会发现。

又游了好几米，我距离陈先生的身体还有一臂的距离。

我寻思着我应该停下来看看现在的位置，按照我刚刚那种游法，肯定已经游过了鱼塘的中央，于是我试着用脚踩一踩鱼塘底，可是试探了几次之后，发现我的脚还没触碰到鱼塘底，水面就已经没过了我的鼻子。这肯定还是鱼塘中央。

不能再游了，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于是我停下来，双腿在鱼塘里来回踩踏，用我们村子的话来说，这叫做「踩软水」，可以保证自己不沉下去。我使劲儿蹬了一下，想把头高过陈先生的身体，来看看岸边以确定自己的位置，这一看之下，我差点一口水呛进肺里！

我竟然在岸边看到了我的鞋子！

我下水的时候，是把鞋子放在岸边的，下水之后就一直冲着陈先生的身体游了过来，中间并没有游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的鞋子就应该一直在我的身后，而不是在我的面前！

可是现在我的鞋子却在我的正前方，陈先生也在我的正前方，也就是说，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游泳的方向！而且，还绕过了陈先生的身体？

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一直是朝着陈先生身体的方向游的，陈先生也一直在我的前面，我怎么可能会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，而我自己竟然完全不知道呢？

肯定不对，只要陈先生的身体在我的前面，那么我的方向是肯定不会变的！除非——除非陈先生的身体在动！

这是唯一的解释，否则这青天白日之下，还能见鬼了不成？

为了验证我的这个想法，我再次冲着陈先生的身体往前游去。只不过，这一次我不再是自由泳，而是改用了蛙泳，每往前游出一步，我就会猛地抬起头来，越过陈先生的身体，看看我岸边的鞋子在哪个方向。

果然，往前游了几次之后，我的鞋子已经到了我的右手边，也就是说，陈先生的身体果然在动，而且，还一直在带着我在鱼塘中央绕圈子！

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难道他不想上岸吗？还是说，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都没办法控制？消失的死鱼，陈先生自己会动的身体，这件事越想越诡异。

我对陈先生讲，陈先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，你既然自己会动你自己游上岸去。

陈先生没有应我，还是那样浮在水面上。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一个问题，我能看到的只是他的后脑勺头发，那么，他就是趴在水面上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嘴巴和鼻子，全部在水里！

从我游过来到现在，最起码也有七八分钟了，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可以憋气七八分钟。他如果还活着，他是怎么呼吸的？他如果死了，他是怎么移动的？

想到这里，我又冲着他的身体大喊了几声陈先生，但还是没有得到回应。

这里太诡异，我决定要先回岸上去。

当我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我全身细胞都开始害怕起来。因为我看不见这么深的水底下到底有什么，它们会不会就在我的身下，跟着我一起动？

越是这么想着，我就越害怕，总感觉这深水里，会有什么东西要冒出来一样。我改变了一个方向，往我的右手边，也就是我放鞋子的岸边游去，可是我游了至少七八分钟后，我发现，我的脚还是触不到鱼塘底！

我停下来，用踩软水的方法悬在水面上，伸着头四处看了看，想要确定一下自己的方向有没有错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陈先生的身体却缓缓的飘到了我的面前！

我原本就是要来捞陈先生的，现在他居然还主动送上门来，我自然是毫不犹豫的往前去捞他。可是刚游出几米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我不能跟着眼前的陈先生身体走，因为会被他带错方向。

而且我还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之所以还一直留在鱼塘的中央，是因为我刚刚一直跟着岸上的那双鞋子来修改我的前进路线，可是这样绕了七八分钟，我还是在原地打转。所以，那双鞋子肯定也有问题！

弄明白了这一点，我想起之前和陈先生他们在陈泥匠院子外面打转转那件事，当时的我一直是根据北斗星的位置来走，可最终的结果还是走到原地。当时陈先生给出的解释是，你以为你是在用你自己的眼睛看路，其实只是看到别人眼中的画面而已。那次陈先生去把陈泥匠的眼睛封了之后，就很顺利的走出了那个怪圈。

虽然眼前还躺着一个陈先生的身体，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还活着，毕竟他的脸埋在水里已经那么长的时间了。那么，现在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应该如何去破解这个怪圈？

张哈子不知道追谁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，我总不能一直泡在水里，更何况，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些疲惫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肯定会溺水。

陈先生当时的做法是封住作怪那家伙的眼睛，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在作怪，又怎么可能去封住那家伙的眼睛，再说了，我压根儿也不会陈先生的手段啊。

我望了一眼岸边的鞋子，又看了一眼身前的陈先生的身体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是他们两个一直在误导我的视线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原地打转，既然如此，我只要不看他们，就一定能走出这个怪圈！

想到这里，我干脆把眼睛闭上，什么也不管，什么也不看，就这样一直往前游！

鱼塘是一个不规则的圆形，但是不管怎样，只要我按照一条直线去游，就一定能够游到岸边！

我闭上眼睛，不顾周围的一切，拼尽全力的往前游，很快，我就感觉到手能触碰到鱼塘底的软泥，我到浅水区了！

我还是没有睁眼，而是站起来，笔直的往前走。

我已经感觉到我踩到了岸上，那种坚硬土层的感觉，和鱼塘底的那种软泥，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。

我这才睁开眼，想着这算是我第一次独立解决问题，正准备大笑三声，却看到陈先生站在我面前，吓得我差点一屁股又跌坐回鱼塘里。

陈先生问我，你个小娃娃，憨笑个么子卵？

我马上回头看一眼鱼塘中央的那个身影，他还在那里！可是眼前的这个陈先生绝对是如假包换，那么鱼塘中央的那个家伙是谁？

我指着鱼塘中央，一脸震惊的问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你看那个是不是你？

陈先生看都没看就骂我，是个屁，老子不是站到这里滴？

但陈先生还是往那边看了一眼，然后，他的表情和我之前的表情差不多，都是一脸的震惊。他问我，你刚刚下水就是去捞那玩意儿？你看清

楚他长什么样子没有？

我讲，我没看清楚，我距离他始终还有一臂的距离，怎么都捞不到。

陈先生讲，这鱼塘透着古怪，你刚刚是不是在里面迷路了？

我讲，是的，游了半天都游不出来，最后还是闭着眼睛才游出来的。

陈先生笑了一声讲，小娃娃不错嘛，哈晓得透过现象看本质。要是放到毛爷爷那个时候，你想不出名都难。

我嘿嘿的笑了一声，讲，这些都是小把戏，陈先生才是真本事。不过，陈先生你刚刚搞么子去了，我还以为你淹水里了。

陈先生讲，那是你不熟悉我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一辈子都没下过水。我刚刚去你爷爷老屋那边看了哈，我怕那边出事，哈好，暂时没得事。

我问，那鱼塘里面的那个你是哪个回事？

陈先生讲，估计是个障眼法，看我破了它。

说着，陈先生从怀里掏出一枚铜钱夹在左手手指之间，随后，那枚铜钱就在陈先生的手指之间翻滚，这个动作我有些熟悉，是当初陈先生用来打散跟在我们后面黑猫的动作。

陈先生突然一挥手，那枚铜钱便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朝着鱼塘中央的那个背影飞了过去。

「哗」！

鱼塘中央传来一阵声音，那个身影被陈先生的铜钱打中，刹那间就消散在原地，可是，原地却凭空出现了数百条翻着白色肚皮的死鱼！

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刚刚我一直在追逐的那个身影，竟然是由这些死鱼组成的！

我笑着问，陈先生，这些鱼是不是成精咯，居然还会聚到一起变成你的样子？

哪晓得陈先生看到人影变成鱼的时候，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，他讲，事情没得那么简单，如果我没猜错滴话，这种鱼应该叫做归墟鱼。

我讲，归墟我晓得，传说是海中无底之谷，是众水的汇聚之处，比喻为终结的意思。但是，么子喊过归墟鱼？难道是终结鱼？

终结者我听说过，终结鱼我还真没听过。

陈先生讲，我也是听我师傅当年无意间提起滴，他讲到几百年前滴时候，有个皇帝派了一个太监下海去找仙药，那个太监先后七次下海，仙药没找到，倒是死了一大批人。他自己也死到咯外头，只有一封信寄到皇帝滴手里，那封信上面只写了三个字：归墟鱼。

我听到这里，马上联想到我的历史知识，能够对得上号的，就只有郑和下西洋这件大事。我问陈先生，那件事和刚刚那一幕有么子联系？

陈先生讲，当年那个太监带了几千人下海，在海上滴时候遇到了大风，有些人就被吹到海里面去咯，等风停下来滴时候，他们看到有人浮到海面上，他们就派人下去救人，但是下去滴人，没有一个再上船，全部死到了海里头。当时船上就有人讲，这是遇到咯归墟鱼，喊郑和赶紧走，再不走，死滴人更多，但是郑和没听，结果八千多人，到最后差点一个都没剩。据说，这种鱼，可以聚到一起化成你熟悉的人的样子，然后让

你去救，最后把你困死在水里，等你淹死后，它们就会上来把你滴尸体吃了，然后再化作你滴样子，继续迷惑人。

我问，这不就是食人鱼吗？

陈先生摇头讲，在归墟鱼面前，食人鱼连个球都不算。

我又问，那我刚刚为么子没得事？

陈先生讲，这些鱼肯定不是正宗的归墟鱼，是有人到这里刻意养殖归墟鱼，而且看起来哈没到火候。

讲到这里的时候，陈先生的身子竟然剧烈的颤抖起来，满脸惊恐的样子。我问陈先生哪个了？

陈先生讲，你晓得养殖归墟鱼最恐怖滴地方是么子不？

我摇头讲，不晓得。

陈先生双眼死死的盯着鱼塘水面，他讲，归墟鱼最恐怖滴地方就是，它们，只吃人肉！

听到这话，我瞬间明白了陈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害怕。

如果陈先生讲的是真的，那么，鱼塘里面出现了归墟鱼，就说明这些鱼，都是吃死人长大的！

也就是讲，在鱼塘的底部，在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一具具人的尸体！

这些尸体，就是归墟鱼的食物！

专吃人肉的鱼！

一想到这个我的胃里就一阵翻滚，我仔细想了想这些年来，我有没有吃过鱼塘里的鱼，还好，我从小就不爱吃鱼，所以至今为止，还没吃过鱼塘里的鱼。不仅仅是我，好像我们家都不喜欢吃鱼。

可是，这并不代表村子里的其他人不喜欢吃鱼。一想到他们吃的鱼，竟然是吃着人肉长大的，我差点没吐出来。

我强行抑制住我的冲动，问陈先生，那现在怎么办？

陈先生想了想，然后果断的讲，找人把鱼塘给挖了，把水放空！

我点点头，心想也只有如此了。只不过怕村民们不会同意这件事，毕竟这个鱼塘在村子里的时间比我的年纪还要大，而且村民们隔三差五的就会来这里抓鱼吃，现在要挖干鱼塘，估计阻力会很大。

我们决定回去找人，在路上的时候碰到骂骂咧咧走过来的张哈子，他看见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跟丢老。

然后他看了陈先生一眼，讲，你个陈憨货，你哈没淹死么？

陈先生讲，小阳给我讲咯，不过我根本就没掉进水里。

张哈子问，哪个回事？鱼塘中央趴到滴那个人不是你？

陈先生讲，不是我，我想，应该是归墟鱼。

张哈子问，归墟鱼？归墟我晓得，这个归墟鱼，是个么子玩意儿？

于是陈先生把之前给我讲的那些话又讲了一遍，张哈子这才恍然大悟，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连我的眼睛都被骗老，这归墟鱼很牛逼嘛？找人挖鱼塘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归墟鱼到底长么子样子！

我讲，陈先生也是这个想法。

张哈子看了一眼陈先生，讲，陈憨货也有聪明滴时候，不错，开窍老。

我问张哈子，你刚刚跑到哪里去了，你晓不晓得我差点游不出来！

张哈子没好气的看了我一眼讲，贱人就是矫情，你这不是好好滴迈？

或许是张哈子过意不去，他接到讲，我追那个家伙跟到祠堂，然后跟丢老，就好像凭空消失一样。

我问，你没有进祠堂里面看看？

张哈子讲，小爷都跟到祠堂了，能不进去么？和上次一样，卵都没找到个。不过，也不是么子都没找到，你晓得我发现了么子不？

我讲，不晓得。

然后张哈子就从腰上取出一卷书籍，我一看，这是昨晚找到的王家村的族谱。

他讲，这本族谱有点意思，你要不要看哈子？

我接过族谱，拿起来翻了翻，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村民们的名字！不仅没有，连姓氏都变了！不再是姓王，而是姓彭！

我问张哈子，你拿其他村子的族谱给我看干啥？

张哈子讲，你往后面看。

于是我耐着性子一边走一边翻，和普通的族谱一样，里面记载了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，姓名，以及血缘关系图，咋看之下，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

突然，我看到最后一页名字上，居然出现了一个外姓人！

对我们这样一个偏远的山村来说，族人的观念比什么都根深蒂固，就算是入赘，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族谱上面，死后也是不能进入祖坟的。可是，这个外姓人的名字为什么可以出现在族谱之上？

我再往后翻一页，发现后面已经没有了。于是我又看了一眼这个外姓人的名字，王农友。

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，好像以前在哪里听过也见过，但是一时半会儿却又想不起来。

张哈子讲，看出问题来了没有？

我讲，为么子在他们族谱的最后一页，出现了一个外姓人？

张哈子讲，你个哈挫挫（蠢家伙），你再看看这本族谱。

张哈子说着，又从腰上抽出一卷书籍，依旧是一本族谱。

我心想，每个村子的族谱都是供奉在最高的地方，像伺候天王老子一样伺候着，你倒好，直接把别人家的族谱别在腰带上，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不抽得你掉一层皮？

我接过张哈子手里的这本族谱，从头往后面翻。这次我看到的，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本王家村族谱。

我一直翻到最后，里面都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外姓人，全部姓王。

当我再翻到第一页看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王农友！

我现在终于想起来这个王农友是谁了，他是我们王家村的第一任村长

我一手拿着一本族谱，左右比较。在彭家的族谱上，他王农友是一个外姓人，但是在王家村的这份族谱上，他王农友赫然是首任村长！

我问，这是哪个回事，怎么还会有两本族谱！？

张哈子讲，那是因为，你们村子一开始就姓彭，最后被这个王农友改朝换代咯。也就是讲，你们村子，之前应该是叫做「彭家村」？

我被张哈子的话彻底的震住了。我从小到大，周边的人都是姓王的，所有人都告诉我，我的家乡叫做王家村，可是现在，张哈子居然讲我从小长大的这个村子叫做彭家村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一直以为你爸是你爸，可到头来你妈却告诉你，你爸其实是隔壁老王一样让人难以接受的想死！

从我爷爷死去开始，我就觉得我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疑惑当中，诡异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而且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爷爷底下埋得那位是谁，爷爷和奶奶找了多年的九狮拜象到底是为了什么。现在，这本族谱又跳出来告诉我，其实你生活的村子并不是你之前生活的村子。此时此刻，我真想朝着这老天骂一句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！

我们来到村支书的家里，陈先生说明了来意，王青松一开始还有些犹豫，可是当他听到陈先生说了归墟鱼的事情之后，他趴在堂屋门槛上吐了好几次之后，终于大手一挥，决定挖鱼塘！

在村支书去召集人手去挖鱼塘的时候，我和张哈子他们先行回了鱼塘，我继续抱着那两本族谱翻来覆去的看。我大致算了算时间，王农友出现在彭姓族谱里，是两百多年前。

一想到这个数字，我立刻想到了我爷爷下面埋着的那位，陈先生说过，那家伙应该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么一对比，是不是就能够确定，地下那位，他真正的身份，就是这位王农友？可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从彭家的族谱里给独立出来？难道说，他对彭家人，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，所以才要把那一段历史给抹杀掉？

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张哈子和另一边的陈先生，希望他们对这个名字有印象，可是张哈子和陈先生都是摇头，说没听过。

既然他们都没听过，那么就应该不是一位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，随后，我又把彭姓族谱上的人名全部看了一遍，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能引起我注意的名字。最后我把视线集中在最后一位彭姓人的身上，是他把王农友写进了族谱里。是什么原因会使得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王农友写进族谱的？我也稍稍瞥了一眼他的名字，叫做彭景燧。并没有什么特别，所以也就没怎么在意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鱼塘那边传来惊呼声，原来是村民们挖出了一条渠道，鱼塘里的水正在被放走。

为了加快速度，王青松又指挥着大家去挖第二条沟渠，这样下来，等到快中午的时候，已经挖了四条沟渠。

放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没必要一直等在这里，村支书召集了大家回村子去了。我也领着张哈子和陈先生回我家去了。

晚上的时候，是我跟着张哈子睡，理由是张哈子非要跟着我睡，踢都踢不走。陈先生就只好去大伯家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的，听清楚了才知道，原来是鱼塘的水放干了。

而他们慌张的原因是因为，在鱼塘底，有累累如山的白骨！

第 75 章 最后一位彭家人

我跟着张哈子来到鱼塘边上的时候，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村民，他们并不知道归墟鱼的事情，所以在看到这些白骨的时候，除了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之外，并没有像王青松那样，在岸边已经吐得死去活来。

我看了一眼鱼塘，在鱼塘中央的位置，密密麻麻的堆放着大量的白骨，肉眼可见的人头骨，就不下二十多个。除此之外，我第一次看清楚了陈先生口中的归墟鱼长什么样子。

当鱼塘的水放干的时候，在那些累累白骨之间还有一些鱼在翻腾跳跃，它们似乎并不愿意就此死去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这些鱼和我们平时见的鱼有些不太一样，它们不仅仅长得有牙齿，而且牙齿还是黑色的，嘴巴可以张的很大，初步估计，可以把一个婴儿的拳头给吃进去。

那些鱼在鱼塘底跳来跳去，张大着嘴巴似乎在竭力的呼吸着空气中的氧气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它们张大着嘴巴的样子，我突然想到了我的爷爷。我爷爷的嘴巴也是大张着的，他和这些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是憋死的。

鱼塘的存在由来已久，我问了一圈，发现在场的所有人，几乎都不知道这个鱼塘的最初建造时间是什么时候。他们的回答竟然出奇的一致，那就是当他们出生的时候，这个鱼塘就已经存在。

这个鱼塘是一个古老的存在！

我和张哈子找到陈先生的时候，他正蹲在地上默默的抽烟，看着眼前的这些白骨，一言不发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有些惆怅。不仅仅是他，整个村子里的人，看上去都很惆怅。也是，一下子在鱼塘里面发现这么多具白骨，没有谁能无动于衷。

王青松好不容易吐完了以后，跑过来问陈先生，陈先生，现在该哪个办？要不要报警？

这一两条人命，王青松还能够压下去，但是这里最起码二十多条人命，怎么压也压不住，所以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报警。

陈先生讲，报警有个卵用，这些人怎么看都死了好几十年咯。

张哈子也讲，这一看就是死了有些年头滴人，警察也查不出来个东南西北。

王青松急的都快哭了，那现在到底该哪个办嘛？

陈先生没好气的讲了一句，哈能咋个办？找个地方把他们埋老。

张哈子却讲，没必要那么麻烦，更何况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个脑壳对应哪个身体，哈不如找人把鱼塘填了，简单粗暴有效。

一阵商量之后，王青松决定采用张哈子的意见，原因除了上面讲的那一点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，那就是张哈子拿身份来压陈先生，陈先生不得不举双手赞成张哈子的建议。

王青松跑去招呼村民开始挖土填鱼塘，张哈子则问我，最近一些年，有没有听讲村子里面丢尸体的事情发生。

我想了想，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这种事的。我问张哈子问这个搞么子。

张哈子讲，总要搞清楚这些人是从哪里来滴。对老，你们村有没有村志？

我讲，那我就不晓得咯，这种东西我们一家外姓人是哪个都见不到的。

的确，村志这种东西，都是他们王家人才有资格看的，我们一家外姓人，完全接触不到里面的东西。

张哈子让陈先生把王青松叫来，问了同样的问题，王青松讲，村志在祠堂。

张哈子讲，现在就去拿。等哈子，我和你一起去。

然后我们四个人就离开了鱼塘往祠堂方向走去。

我问张哈子，你觉得这些人会是谁？

张哈子讲，你昨晚看过了族谱，难道你哈想不出来？

我讲，和族谱有么子关系？

张哈子骂道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哈好意思讲你是个大學生？这点都想不明白？

我没讲话，因为我晓得张哈子在骂完之后，肯定会解释给我听。

果然，张哈子继续讲，这个村子现在叫做王家村，那么之前那些彭姓人呢？你在村子这么久，难道你都没发现，附近山上滴老屋，没有一个是彭家滴么？彭家人又不是神仙，生老病死在所难免，那他们死老之后，到哪里去了？嘿嘿，很明显就是那个鱼塘！

我问，那是谁干的？

张哈子讲，很明显，那个叫做王农友的家伙！

我又问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难道他会杀了他岳父？

张哈子讲，所以现在要看哈村志，我相信上面绝对会有记载。

到了祠堂之后，王青松原本还打算拿钥匙开门的，但是却发现大门上的锁被人劈断了，张哈子一脸严肃的讲，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滴时候，锁坏了哈可以再换一个，但是真相却只有一个。快快快，去拿村志。

王青松只好无奈的去拿村志。

村志被放在神龛下面，贴在神龛的背面，要不是专门去找，根本就看不到。

张哈子拿着村志，很快的翻阅起来，很明显他是有目的的去找一个东西，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记载，他看都不看，而是专门在寻找着什么。

张哈子看了一阵之后，哈哈大笑，讲，果然如此，你们看这一行。

我凑上去，看见那一行上面写着：王家先祖农友公，葬于九狮拜象之地，福泽后世，千秋万代。

张哈子讲，九狮拜象，就这是动机！

我无比的震惊，又是九狮拜象！两百多年前，大家就已经知道了这九狮拜象，而且那个时候，就已经为了这个九狮拜象开始争夺不断了吗？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，这九狮拜象真的有那么好？竟可以让人泯灭了人性去残杀自己的同胞？

再说了，王农友埋在这个地方之后，真的就做到了福泽后世吗？要不是张哈子和陈先生他们，王家村几乎都要被屠村了！

等等，如果下面埋的是王农友，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弄出一个地煞冲月来屠村？

我把这个问题问出来，张哈子讲，哪个讲下面埋的是王农友了？

我讲，村志上不是这么写的吗？

张哈子讲，村志上滴记载是这样，但是事实应该是，下面埋的那位是彭景燧！

彭景燧！？最后一位彭姓人？

不过如果下面埋的是他的话，那么屠村的解释就合理了。当初王农友害了他们彭家的人，所以现在他得势之后就出来报复，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。只是，如果下面那位真的是彭景燧的话，那么，到底是谁将他埋进去的？王家的人显然是不会这么做的！

我把这个问题问出来，张哈子显然早就有了答案，他反问我，你是不是以为彭景燧就是最后一位彭家人？

我讲，难道不是吗？

张哈子直接开骂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个哈挫挫，肯定不是，他滴女儿，也就是王农友滴婆娘，才是最后一位彭家人！

我恍然大悟，一边感叹张哈子的机智，一边暗骂自己的愚蠢。既然王农友可以写上彭家的族谱，那么肯定是以上门女媳的资格写上去的，虽然这个资格并不能登上族谱，但是想必他当初肯定是为彭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，至于是什么贡献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。不过他既然是以上门女婿的资格登上族谱的，那么这个彭景燧，就一定有一位女儿！

可是，族谱上为什么没有记载！？

不仅仅是彭家的族谱没有记载，就连王家的族谱上面，在王农友先祖的配偶那一栏，也没有记载，这很明显不符合常理！难道她也像我奶奶那样，是一个不存在滴人？

第 76 章 祠堂灵位

只要来过这个世界上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，总会留下有关他的一些蛛丝马迹。就比如我奶奶，即便是家里人从未提起过她，但我还是找到了有关她的东西，一张照片和大伯交给我的一个日记本。那么，王农友的配偶呢，她去哪里了？她又经历了什么？

我指着王农友配偶那一栏问王青松，王叔，为什么这一栏是空着的？

王青松看了一眼，然后叹息一声讲，唉，讲起来这算是我们王家门楣上最大滴一个耻辱。

耻辱？

什么耻辱？

张哈子是第一个问出口的，而且我看到他脸上的神情，似乎对这种事情很是感兴趣！还真是一个八卦的家伙！

王青松看了一眼陈先生，问，陈先生，这件事不讲可不可以？

陈先生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张哈子就先讲，不行！如果理不清楚这些人之间滴纠葛，就不可能搞清楚鱼塘那些白骨滴来源。难道不想晓得这件事情滴真相？

王青松还是看了一眼陈先生，看到陈先生点头后，他才开始讲，先祖和先祖母原本是很恩爱滴两个人，但是有一天先祖回来却发现先祖母居然

背着他偷汉子，先祖一气之下，就把先祖母浸了猪笼。唉，真是耻辱啊！

张哈子听完冷哼一声讲，这个王农友还真滴是么子都做滴出来，为了一个九狮拜象之地，连自己滴婆娘都敢害。

我听张哈子这是话里有话，所以问他，你的意思是？

张哈子讲，书上写滴是一码事，真实滴历史肯定又是另外一码事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滴，老子敢赌一张毛爷爷，赌这只是王农友为了杀死最后一位彭家人滴借口。

听到这里，我后背一阵发凉。如果真的是张哈子讲的这样，那么这个王农友的心机之深厚，手段之残忍，已经不能够用令人发指这样的词来形容了。简直就是畜生不如！

所以我对张哈子讲，你莫乱讲话，这很可能侮辱了一位先人。

张哈子却是满不在乎的讲，你个哈挫挫，要是王家先祖母真滴偷了汉子，那么这个汉子是哪个？为么子在村志上没有半点记载？你觉得以王农友滴脾气，他会容忍那个汉子滴存在？

我讲，很可能是因为王家先祖觉得这件事太过于耻辱，所以就没有把这件事情记载在村志上面。而且，王家先祖母偷汉子的事情，不是也没有记录在村志上面么？这样很合情合理啊。

张哈子讲，那你讲，王家先祖母到哪里去老？

我讲，很可能是她晓得了王农友杀了她父亲，觉得这个男人丧心病狂，太过于残忍，所以就一个人跑了。她这样离家出走，放在那个时代，也是一定不能上族谱的。王农友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，所以就对大家大家

讲王家先祖偷汉子跑了，已经被他浸了猪笼，然后口口相传，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现实。

张哈子讲，所以，你滴意思还是不认同王农友杀了他婆娘？

我讲，不仅不认同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来，等到王农友死后，那位彭家的唯一后人又跑了回来，然后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法，把她父亲的遗骨埋了进去，这样就非常合情合理了！

张哈子点点头讲，不管哪个样，现在终于可以确定，现在地下那位就是彭景燧，这一点，相信大家都没有疑问老吧？

张哈子见大家都没有讲话，他继续讲，那么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讲，那就是我追滴那个家伙，到底是哪个？为么子我追到祠堂以后，就完全找不到那个人老？

陈先生问，连你也追不上么？

张哈子讲，老子又不是属狗滴，追不上又有么子稀奇滴？

陈先生嘿嘿一笑没有讲话，很显然，能够怼一下张哈子，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开心的。

我问王青松，讲，王叔，祠堂我以前都没进来过，你晓不晓得祠堂里面发生过么子怪异的事情？

王青松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一眼灵位，然后他讲，祠堂里面供奉了这么多这么多先人，就算是发生一点怪异的事情本来也没有什么稀奇，但是有一件事，我到现在都不晓得是不是自己做梦，还是真的看到咯。

我问，么子事情？

王青松又看了一眼灵位，然后脚步不自觉的往陈先生那边挪了一步，很显然，他对陈先生的信任多过对张哈子和我的信任。

这之后，他才开始讲，那天是一个大月亮滴晚上，村尾王昌宏娶了个白嫩白嫩滴婆娘，对，就和跟你们在一起滴那个女滴有点像。

我知道，王青松说的是陈先生的师叔刘桑祎。对于刘桑祎的出现，村子里面不是没有怪声音，但是都被陈先生的威信给压了下去。再说了，现在的刘桑祎和当初的刘寡妇，虽然长得很相似，但是脸上的神情和眼神，完全都不是同一个人了。加上现在的刘桑祎还学会了打扮，比当初的刘寡妇不知道要好看多少倍。

王青松还在继续讲：「因为是喜事，加上王昌宏这个娃娃又是村子里数一数二滴干活好角色，所以乡亲们也就都给他去凑热闹，那个时候我刚当上村支书不久，自然是要多喝两杯，没想到喝着喝着，就喝醉了，从王昌宏院子出来滴时候，月亮都到了脑壳顶上。

王昌宏那个娃娃看我喝醉咯，就喊我到他屋里先将就一晚上，明天再回去。这是他大喜滴日子，我哪个可能做这种打扰人家小两口洞房花烛滴混蛋事，所以坚持要走。王昌宏讲要送我，也被我推了回去，自己一个人从村尾走了回来。

走着走着，应该是喝醉咯滴原因，我以为走到了屋，哪个晓得推门推半阵都推不开，我当时心里想，反正都到自己院子门口咯，进不去就进不去，晚上又不冷，干脆睡一觉算咯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里面有人和我讲话，他隔到门小声对我讲，青松，你倒在我屋门口干么子？

我一听那个声音很像村头滴王明宣，我就笑道讲，咦，我不是往村中走进来滴蛮，哪个会走过头走到老哥你屋来了？

里面那个声音对我讲，你喝醉咯，走错路咯。

我讲，是滴啊。老哥，你方便不，方便我就到你屋对付一晚上，你看可以不？

王明宣老哥对我讲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屋里今天来咯客人，没得地方招呼你咯。你看，要不你换一家？

我讲，没得事，那我就到这里对付哈子就行咯。不过老哥，你讲话为么子那么小，我都有点听不大清楚。

然后我就听到王明宣老哥给我讲，我不是声音讲得小，我是隔你有点远。

我当时就讲，那你走近点就阔以了哈。

我听到那个声音讲，我怕我走进了会黑挫你，哈是隔远点儿好。

我笑到起对王明宣讲，都是村子里面抬头不见低头见滴，难道你哈长了两个脑壳，哈讲黑挫我，我王青松长这么大，就哈没被黑到过。

然后我听到王明宣讲，那好，你要等哈子，我这里有点高，要慢慢往下面爬。爬下来之后哈有个院子要过。

我讲，你又不是睡到屋顶上滴，能有多高。

之后迷迷糊糊中，我差点都要睡着了，我就问了一句，王明宣老哥，你到没？

我听到门里面王明宣老哥滴声音传来，他对我讲，快了，院子走了一半咯。

我当时心想，屁大个院子，能走这么久？我就趴到门上，透过门缝往里面看了一眼，这一看不要紧，黑得我当时酒都醒了。」

听到这里我也来了好奇心，就问王青松，到底是么子事，能把你的酒都黑醒了？

王青松身子颤抖着讲，因为我看到，院子中央立着一块牌位，上面写滴就是王明宣之位！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，王明宣前些天刚死不久，而我睡的那个地方，根本不是王明宣老哥滴屋门口，而是祠堂门口！

他的话刚刚说完，堂屋里神龕上的数百灵位，哗啦啦一阵声响，竟然同一时间掉下了神龕！

第 77 章 归墟食骨

本来听着王青松说关于他的那个故事，我的后背就已经是冷汗一片，现在这些灵位突然齐刷刷的从神龕上掉下来，一块块砸在地面上，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吓得我差点叫出来。如果不是张哈子和陈先生都在我身边，我相信，我肯定会吓尿的（略有夸张）。

我看了一眼这些灵位，全部一块不落的从神龕上掉下，这样的怪事，如果说是风吹的，那绝对是扯淡！

我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张哈子，却看到张哈子正聚精会神的看着地面上的这些灵位，眉头紧锁，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而陈先生的视线也是在灵位和神龕之间来回移动，也在思索着。

突然，张哈子大喊一声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快跑，这尼玛可能是要地震老！

说完，他就跑到院子里，还不断的朝我招手，讲，瓜娃子，快跑出来，难道你小时候没学过地震老要跑到宽阔滴地方么？

我用一种像是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张哈子，觉得这家伙果然还是太年轻，不如陈先生老靠，所以我问陈先生，这是哪个回事？

陈先生摇摇头讲，我也不晓得是哪个回事，可能真滴是张哈子讲滴，要地震咯。

我看见陈先生讲完之后看了一眼张哈子，然后就跟着走出去了。我看着他们两个眼神的交流，我就晓得这里面肯定是有么子事是他们晓得的，但是却不能让我晓得。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个傻逼，明明别人都知道，可是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且别人还不愿意告诉你。

王青松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陈先生，听到陈先生讲可能真的要地震，立马跑出去站在陈先生的身边。我没办法，也只好走了出去，和他们站在一起。

这个时候，祠堂门口走进来一个人，她看见我们都站在院子的太阳底下，就开口问我们，你们冷吗？还站在太阳下？

陈先生指了一下堂屋里，刘桑祎看了一眼，脸色立刻就变了，我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情，但看上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

她问，怎么回事？

陈先生讲，刚刚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之间就掉下来了，就在你进来前一小会儿。

刘桑祎听了之后点点头，问张哈子，你怎么看？

张哈子讲，我用眼睛看。

刘桑祎听完伸手就要打张哈子，被张哈子躲开。张哈子讲，我不用眼睛看，难道哈用屁股看迈？

我看见刘桑祎深吸了一口气，她胸前的那一对把原本就高高鼓起的衣服撑的更加胀鼓起来，然后她又吐出一口气，似乎是把心里的怒火给压下去之后，这才冷言冷语的对张哈子讲，张破虏，你不要逼我对你动手。对付阴人你是比我有本事，但是对付阳人，哼，要不我们比划比划？

张哈子显然是知道刘桑祎的厉害之处的，所以在听到刘桑祎这么说了之后，假装咳嗽了两下，然后对刘桑祎讲，不就是多活了几十年么，有么子好怕滴？而且我跟你讲，不是我怕你，只是老子好男不跟女斗。

刘桑祎已经把双手举到胸前，用那双眸子盯着手掌看，然后淡淡的说了句，已经很久没动手揍人了，也不知道动作会不会有些生疏。

这是一句威胁的话，就连我这个还没有正式踏入社会的人都听得出来，这绝对是威胁。比我更加人精的张哈子自然是听出了其中的潜台词，于是赶紧对刘桑祎讲，这不是摆到面前滴迈，灵位俯首，众生称臣，这是要搞事情啊。

刘桑祎问，那现在哪个办？

张哈子这一次马上接口讲，必须要找个人把灵位摆回去啊。——反正我没看到，我一直在院子里晒太阳，莫找我。

刘桑祎也马上讲，我也没看到，我刚到这里，莫找我。

陈先生也点点头讲，也莫找我，我也一直晒太阳。

我刚要讲话的时候，就被王青松抢了先，把陈先生的话重复了一遍。结果就只剩下我还没讲。

我看着他们讲，意思就是讲这个人就是我呗？

张哈子讲，不是你难道哈是我啊？

我点点头，算是自认倒霉。所以转身就要去捡灵位，却被张哈子拦住，他讲，现在不能摆，要等到晚上才能摆。

我惊奇的问，这是为么子？

张哈子讲，天机不可泄露，等到晚上你就晓得老。

我讲，那我不去，又不是我弄倒滴，谁爱去谁去。

没想到张哈子讲，必须是你去，你也不想想你爷爷闹出多大滴事，你不去，谁去？

张哈子这么一说，我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，只能无奈的答应下来。我心里想着，反正见过那么多怪事了，不就是摆个灵位么，有什么好怕的？

这件事解决之后，张哈子问刘桑祎，你来这儿搞么子？

刘桑祎讲，鱼塘那边好像出了点问题。

张哈子皱眉问，么子问题？

刘桑祎讲，我也弄不清楚，就感觉怪怪的，所以想叫你们过去看看。

张哈子点点头，就跟着刘桑祎走了，临走的时候，还吩咐王青松，让他看着祠堂，别让别人进来了，到时候坏了灵位就罪过大了。

王青松看了一眼堂屋里的灵位，咽了一口口水，然后勉强的答应下来。

我看得出来，他其实是很害怕的，但是既然晚上摆灵位的事情都交给了我这个外姓人，他身为村支书，再推辞显然就有些过了。

我跟着张哈子他们往鱼塘那边走，张哈子问陈先生，憨货，你师傅当初是怎么给你介绍归墟鱼滴？为么子我没听我师傅讲过？

陈先生讲，我也是在我师傅老人家和别人讲话滴时候无意间听到滴。当时他们聊了好久，我进去给他们倒茶，就刚好听到那么一段，其实我对这个归墟鱼了解滴也不多，就晓得它们不吃活人，但是会让活人迷失在水里，然后等着他掉气后，就会把他吃咯。

我想到了昨天我在鱼塘里的时候，好像真的是那样，那些鱼一直迷惑着我，让我在原地打转，还好我熟悉水性，而且平日里也注重锻炼，否则要是真的脱力死在水里了，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成了变成了那些白骨中间的一份子？

张哈子听完这话，好奇的问，哈有这种怪鱼？就是不晓得好不好吃。

刘桑祎直接骂了一句，你恶不恶心，吃过人肉的鱼你也吃？

张哈子嘿嘿一笑，讲，又不是让你吃，你恶心什么？——也不是我吃，你莫用这种眼神看我。

到了鱼塘边缘的时候，我看到之前的鱼塘底已经被乡亲们填上了一层浅浅的土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鱼塘里好像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声音，这种声音很熟悉，好像是我在大学寝室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经常听到的声音——寝室老大磨牙的声音。

那声音很是刺耳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但是现在却出现在鱼塘的底部，难道那里也有人在磨牙么？

我问陈先生，你听到这声音没有？

陈先生讲，我又不是聋子，肯定听到咯。

我又问，这是么子声音？

陈先生讲，你问我，我问哪个？

张哈子插口讲，你可以问我。

陈先生果然问，这是么子声音？

张哈子讲，你们没吃过脆骨么？这个声音像不像吃脆骨时候滴声音？蹦蹦嚓蹦蹦~这明显就是嚼骨头滴声音嘛！

我和陈先生听完这话都惊呆了，陈先生问，你滴意思是讲，那些归墟鱼在吃白骨？

张哈子点头，问陈先生，你师傅有没有讲过归墟鱼不仅吃人肉，哈会吃骨头？

陈先生讲，我当时就倒一杯茶滴功夫，能听到多少东西？

我问，归墟鱼连人肉都吃，会吃骨头有什么好奇怪的？

张哈子嘿嘿一笑，那声音有点诡异，然后我就听见他讲，如果归墟鱼连骨头也吃滴话，那鱼塘底为么子哈会留下那么多骨头？

我想了想，然后立刻全身寒毛竖起，我震惊的讲，难道是.....？

张哈子点点头，讲，人都有主副食，归墟鱼也有。所以只要有死人肉，它们绝不会吃骨头。也就是讲，在这之前，一直有人往鱼塘里面扔死人肉！

虽然我已经想到了这样的推论结果，但是从张哈子嘴里听到的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的全身打了一个寒颤。是的，在大热天里，太阳底下，就这样打了一个寒颤。

我完全没办法想象，用尸体来喂鱼是怎样的一种画面。再说了，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尸体给他用来喂鱼？

我对张哈子讲，是不是弄错了，要真是你说的那样，哪里来的那么多死人肉给这些归墟鱼吃？

张哈子再次露出那种冷笑的表情，眼睛也是眯着，就好像是完全没有眼睛一样，他讲，农村里面，最不缺的是么子？是坟！漫山遍野都是坟，你觉得哈会缺少尸体？

陈先生也好，刘桑祎也好，脸上的表情都不是很好看，很显然他们也是被张哈子的这一席话给震住了。

张哈子的意思是，这些鱼吃的那些人肉都是从坟里面挖出来的？

我想到我爷爷下葬后第二天，我跟着大伯还是我爸去守坟，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我爸过去查看的时候也看到了人影，所以才会追上去，只是后来追丢了。难道那个时候，我听到的脚步声和我爸看到的那个人，就是来盗我爷爷尸体准备去喂归墟鱼的？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爷爷爬出坟墓的原因是不是还可以加一项，因为他是知道有喂归墟鱼的人存在，所以才会爬出来，避免被那人给盗走喂鱼？可是如果我爷爷知道有这样一个，为什么不提前就告诉我们，让我们防着谁谁谁，而是非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那样做呢？

村民们也都听到了这个声音，他们找了一圈之后，没有找到村支书，所以就跑过来问陈先生现在该怎么办。陈先生看了一眼张哈子，然后讲，继续填吧。

然后村民们就继续填鱼塘，心里虽然发毛，但是陈先生毕竟是他们心目中的救命恩人，恩人的话还是要听的。可以说，现在陈先生的话，比村支书的话还要管用。

我问张哈子，你晓不晓得喂归墟鱼的人是哪个？

张哈子开口讲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是不是把我当算命先生老，掐指一算，就能算出来答案？我跟你讲，要是我有这个本事，我马上算一卦明天的六合彩，然后金盆洗手，再也不干这一行老！你看看，天天都是和么子家伙打交道，都白哈了我这张英俊帅气滴脸。

我讲，张哈子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觉得是我们来村子的那个晚上，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家伙？

张哈子想了想，问我，你是讲那个要抢你脑壳滴家伙？

我点头。

张哈子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讲，有这个可能。不过，他养这一鱼塘滴归墟鱼搞么子用？

我摇摇头，表示我不知道，我在书本上从来就没听到过有关归墟鱼的说法，归墟倒是听说过。

张哈子又问陈先生，讲，你晓得归墟鱼对阴人有么子作用没？

陈先生摇头讲，我不晓得，我要是晓得，我早就讲出来咯。

然后张哈子又看着刘桑祎，问她晓不晓得，刘桑祎讲，我死的早，很多事情都没听说过，死了之后就更加没听说过。

所以她也不晓得。

不过她这话怎么听都感觉味道怪怪的，很有一种她死得早，所以她骄傲似的。

张哈子拿出手机，举在头上挪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放弃，从进村那天他就知道村子里没有信号，现在只不过是期待奇迹罢了。

很显然，奇迹没有出现，他有些烦躁的骂了起来，我日你屋个先人板板，你们这是么子破地方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，本来还想问一哈屋里滴老不死滴，现在估计只有到镇上才能打电话老。

我讲，你不能这么想，你应该想，我们村子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你自己想想，从来到村子，你是不是就减少了对手机的依赖？你应该感谢我们村子。

张哈子突然讲，你前一句讲滴是么子？

我疑惑的讲，我讲你减少了对手机的依赖啊。

张哈子讲，再前一句。

我讲我们村子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

张哈子一拍额头，讲，对，就是这句，与世隔绝！但是绝对不是你讲的世外桃源，而是一个与世隔绝滴鬼村！

我讲，你莫黑我，哪有你讲的那么严重。

张哈子嘿嘿冷笑一声，讲，你自己讲，要是现在我们在这里全部死掉了，有谁会知道？

我掰掰手指头算了下，我家这边的情况学校那边同学也好老师也好，他们都是知道的，手机打不通，位置很难找，所以算了半天，结果一个都没想到。

张哈子又讲，有人喂归墟鱼这件事不能讲出去，不然到时候压不下来。

我和陈先生他们都点头表示晓得事情的严重后果。确实，要是乡亲们晓得有人挖坟偷尸体喂鱼，那么到时候绝对会引起他们的愤怒和恐慌，到时候人人之间相互猜忌，那就真的完蛋了。

我问，万一喂鱼的人还活着，他还会不会继续挖坟偷尸体？

陈先生讲，应该不会咯，从我们挖鱼塘开始，就没得人来阻止，说明可能已经跑咯或者死咯。再讲咯，鱼塘都没有咯，他啷个喂鱼？

我看到张哈子听到这话张了张嘴，但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讲出口。

随着村民们逐渐填土，那嚼骨头的声音渐渐消失不见。我不知道张哈子那句想要讲都没讲的话是什么，不过我倒是很希望事情真如陈先生讲的那样，归墟鱼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是最好。村子里处处透露着诡异，能少一处是一处。

午饭之后，张哈子要我带他在村子里转转。我带着他四处走走看看，最后他也要求去山上看一看，见识见识九狮拜象。我带他上山之后，他一眼就点出了那九头狮子，而且他也提出了和陈先生一样的问题，到底是谁，给我们脚下的这座山命名的？

这个问题我不清楚，只有去问村支书或者查看村志。

剩下的时间就是闲逛，张哈子也交代我晚上摆灵位要注意的事情，他讲，晚上摆牌位滴时候，有一点你要记到起，那就是一定要按原来滴位置摆，而且摆滴时候要念一句，请某某先人归位。就这两点，千万莫记错老。当然，就算记错老也没关系，因为最重要滴是最后一点——如果有人喊你，你千万莫答应，不然就麻烦了。

我听到这里，心里一惊，我讲，么子麻烦？

张哈子讲，其实也不算么子麻烦，就是可能你滴魂没得老。

我当时就骂道，我擦，这还不算麻烦？我反悔了，我不去了，你们爱谁去谁去。

张哈子讲，我们三个都不能去，因为我们是匠人。其他人也不能去，因为他们不像你，他们没有你招阴。

我讲，你么子意思？

他讲，你哈记得到王青松讲滴那个故事不？牌位自己会走路，自己会讲话，难道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么子古怪？

我问，么子古怪？

他讲，就是暂时哈不晓得，所以喊你去探探路啊。

说真的，我当时真想一脚把张哈子踹下山去，弄死他得了。

不管怎样，晚上如常到来了，我也和计划一样，到了祠堂大门口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张哈子他们，他们几乎是同时对我挥挥手，让我赶紧进去。张哈子讲，赶紧滴，别害怕，我们在门外护着你。

我心里暗骂，你丫的怎么不在北京天安门看着我？

骂归骂，任务还是要完成。我推门走进祠堂，一股古朴却诡异的气息就朝我袭来。我看着堂屋里那散落一地的灵位，一想到灵位会自己走路自己说话，我头皮就一阵发麻。

第 79 章 死到临头

我本来打算是按照陈先生以前的做法，把祠堂的大门给打开，算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但是我往里面刚走几步，身后就传来大门被关上的声音，之后还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，竟然还被他们给锁了起来！

大门外面传来张哈子的声音，他讲，你么子时候把灵位摆完老，我就么子时候给你开门。

我听到这话的时候，都已经无力骂他了。更何况，我担心我的声音太大，会惊醒一些沉睡在祠堂里的那些东西。

我小心翼翼的往前走去，微弱的月光透过云层照在院子里，使得原本就很干净的院子变得更加干净起来，仿佛是染上了一层洁白的薄纱。如果在城市里能看到这样的美景，我想我应该会很乐意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欣赏，可这里是供奉村子里已亡人的祠堂，氛围显然完全不同。

我的前面是散落了一地灵位的堂屋，四周是空旷的院子，除了我一个活人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尽量的放轻我的脚步，然后竖起耳朵去听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发出。

一直走到堂屋里面，我除了听见我自己的脚步声，什么也没有听见。张哈子讲这些灵位有古怪，我看也没有什么古怪。我到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，这肯定是他们的一个恶作剧，否则真的有危险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把我锁在祠堂里面？

想明白了这一点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。然后从兜里拿出王青松下午时候给我写的那张纸条，上面写的是灵位的摆放顺序。虽然我认为

张哈子是在恶作剧，但是他说的要按顺序摆放，这一点我还是要遵守的。

灵位散落在地上，很是凌乱，而且全部都是正面朝下，看不见它们上面写的名字。为了更快的把这些灵位摆放上去，我决定先把它们全部翻过来，然后按照纸条上的顺序把灵位在地面上先摆好，之后就只要一块块往神龛上挪就行了。

我没数一共有多少块，大概有个七八十块的样子，翻起来很快，就是最后排序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，不过总的来说，一切进展都还算顺利，至少没有给我闹什么怪事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更加坚定了张哈子他们是在给我恶作剧的想法。

于是我就放的更加开了，之前很小心的动作，也就没那么在意，变得有些随意起来了。而我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这些灵位一块块放上去便算是大功告成了。

第一位毫无疑问的是王农友。再往后，都是王家先辈那几代的灵位，很顺利的就放了上去，这种顺利一直持续到近几代王家先人的时候才遇到一点小挫折。

当我刚把那块牌位放上去之后，我走下专门放灵位的梯子，来到神龛面前，弯腰躬身之后，我轻声念叨了一句，请王功权先人归位。刚念完这一句，「啪」的一声，灵位就掉下神龛，一下子砸到了地上。

祠堂里面本来就安静的不像话，除了我在这里翻灵位和捡灵位的声音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，可是现在突然「啪」的一声，吓得我差点跳起来。

等我看清楚了声音来源之后，我暗道差点被吓死，原来仅仅只是一块灵位。于是我拿着这块灵位，再次爬上专门放灵位的梯子，把这块灵位放

上去。并且在放的时候，我特地把它往神龕的后面放了放，这样的话，即便是有风或者其它什么小动物，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这块灵位给推下去。

是的，我当时的想法仍旧是，这块灵位是一些自然原因弄掉下去的，而不是其他的原因。而我这样错误的认识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

等我把这块灵位放上去后，我再次走下梯子，在神龕面前弯腰躬身轻念一句，请王功权先人归位。

「啪」！

这个声音再次响起，那位叫做王功权的灵位再一次掉下了神龕，而这一次，那块灵位不是掉在地上，而是直接砸在我的后脑勺上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就好像是发高烧那样，脑子里一片浆糊，什么都分不清楚，一切都是空白一样。

等我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时，才看见那块灵位安安静静的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以为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，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我很快就联想到张哈子讲的这些灵位有古怪的话。更何况，我距离神龕的位置少说也有三四步，就算风吹，也不可能把灵位吹这么远的距离！

我顾不上地上那些还没有摆放上去的灵位，而是马上跑到祠堂的大门口，从门缝里往外看去，对着外面大喊张哈子他们的名字，并且告诉他们祠堂里出问题了，可是我叫唤了一阵，却没有任何人回应我，更可怕的是，我从门缝里看出去的时候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看见！

我站在大门的后面，背靠着大门，视线一动不动的盯着堂屋里的那些牌位，生怕他们会像王青松说的那样，从神龕上跳下来，然后自己走到院

子里晒月亮。还好，暂时一切都还很安静。

我突然想起来，出问题的灵位上面写的名字叫做王功权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上次张哈子在请先人归位的时候，就叫了这个名字，然后去替村民转身了。既然这位先人已经替王家后人去转身了，为什么它还会掉下来砸我的脑袋？

我打算就这样背靠着门板坐到天亮，反正现在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再去堂屋里弄那些诡异的灵位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他讲，小娃娃，你是不是很想出来啊？

我听到这个声音，头皮一阵发麻，因为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看到外面有人，而在这个声音响起来之前，我也没有听到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，所以，这个声音就是那样凭空出现的！

我全身瑟瑟发抖，大夏天的我感到一阵寒冷，我没有应他的话，因为我害怕这是鬼点名。

然后那个声音继续讲，你不晓得我，但是我晓得你。你是洛朝廷滴孙子，洛启东滴侄儿，洛云帆滴儿子。其实前几天我们见过，不过你不记得我咯。当时我没有替你大伯转身，就被那个重庆佬赶回来咯。

我脑袋嗡的一声，他说的不正是上次那个倒在祠堂门口的纸人吗！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，难道他一直被关在祠堂外面！？

他讲，我晓得你帮你大伯转了身，但是你晓不晓得，你和你大伯都要死到临头咯。

我猜他这是危言耸听，所以还是没有开口。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讲，这个村子不是你想滴那么简单，你要是不信，你进去翻哈子第二排倒数第三块和第四块牌子，倒数第一排最后一块牌子，你看咯就晓得咯。

我不信他的话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双脚还是忍不住的走进堂屋里。我看了一眼地上的灵位，我之前明明已经全部翻过来了，可现在倒数第一排和第二排竟然全部又翻了过来。

我将信将疑的走到第二排末尾的位置，蹲下去，翻开倒数第三块牌子，当我看到上面名字的时候，我的双眼差点瞪出眼眶。

我看的很清楚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：王青松之灵位

我颤抖着右手，去翻开第四块灵位，上面写着：洛启东之灵位

我的大脑已经放弃了思考，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灵位上的名字会变。我恍恍惚惚的走到倒数第一排最后一个牌子那里，蹲下，单手翻开灵位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洛小阳之灵位

我双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失去意识之前，我听到门口的那个声音传来，离那些村外人远点儿，他们都是冲着你爷爷遗物来滴.....

第 80 章 王青松死了

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，屋子里就我一个人，张哈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我想，他现在应该是在担心我会揍他。

出门以后，我妈刚好把饭菜端上转，然后就招呼我吃饭，我问我爸和张哈子呢？不等他们吃饭么？

我妈讲，村支书死了，他们都到他屋里帮忙去咯。

「啪」！

我刚端上饭碗，就脱手摔到地上，瓷碗碎了一地，碗里的饭菜也洒了一地。如果是小时候的话，那么我这个时候肯定会挨我妈的一顿狠骂。但是现在，我妈只是嘟囔了我几句，她讲，你都这么大滴人咯，怎么还连个碗都端不住，看你以后啷个讨到老婆。

我没有理会我妈的唠叨，因为我现在满脑子里都是昨晚在祠堂里听到的那个声音。他说村支书，我大伯，还有我都快死到临头了，当时我还以为只是他在危言耸听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！

如果按照这个顺序，那么，下一个死的就是我大伯！

再然后，就是我！！！！

我饭都没顾上吃，拔腿就往村支书家跑，我妈在身后一个劲儿的叫我先吃饭，可我像是没听到一样，只顾着往前跑。

我耳边是不断呼啸的风，我眼里只有不断倒退的院子，我甚至能够听到我的心脏在咚咚迅速的跳动着，我张大着嘴巴尽力的呼吸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肺里面因为缺氧造成的疼痛。我觉得这次奔跑，已经跑出了我人生最快的记录。

跑到村子中央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肺都要炸了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下，而我停下来之后才发现，我所处在的位置，恰好就在祠堂大门口不远处。我一边弓着身子喘息一边侧过头去看了一眼祠堂的大门。

大门上换了一把新锁，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张哈子锁我的那把锁。大门还是原来那两扇大门，古朴苍老。而我，昨天就是在那扇门后面，听到门这边的声音在对我说话。

我看过去的时候，似乎都看见了一个穿着一身白衣的人在对着我笑，可是等我再看的时候，除了那两扇大门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应该是我跑太快，大脑缺氧造成的幻觉。

可如果是幻觉，那昨晚的事情怎么解释？门后的声音，祠堂里写着我名字的灵位，难道也是我的幻觉？还有那个声音，让我离村子外面的人远一点，说他们都是冲着我爷爷的遗物来的，那是不是说我连张哈子陈先生都不能再相信了？

想到这里，我反而没有之前那么着急着去村支书家里了。因为我要去那边本来就是想找张哈子的，可是现在我犹豫了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相信他们。

所以我在看了一眼祠堂后，便直起身子来，走向村子中央的凹凹里。

这次我的速度不快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弄明白，得边走边想。

路上碰到了一些乡亲们，他们见到我后都是绕着路走。现在在村子里已经有这样的传言，那就是只要和我家沾上关系的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这个传言起源于陈泥匠死后，兴盛于村支书死后。

当初要烧死我大伯的呼声，就是因为陈泥匠死后的五体投地，等到五体投地解开了，而且村民们亲自见识了头上的红月亮之后，这才对我家和我大伯稍稍的态度稍微缓和一些，可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村支书就死了，这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地，甚至还不如以前。

一路上我就看到很多村民对我指指点点，并且还有的老人对他的孙子孙女说，要离我远一点，说我是背时鬼，化生子（我们那边的方言，大致意思是灾星、不听话的人）。以至于那些小孩子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，

等我走到村支书院子门口的时候，就听到里面有敲锣打鼓以及吹唢呐的声音。村支书的院子里人很多，和陈泥匠不一样的是，村支书是王家村的人，只要是王姓的都会来祭拜。所以一个院子里塞得满满当当，可是

议论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点，那就是村支书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

他们看到我进来后，基本上就都闭口不言了，好像是生怕被我听到什么似的。对于他们的态度我没有生气，因为如果换做是我，我想我也会和他们一样。

我很快就在人群里找到了我爸和大伯，因为他们两个被人为的隔开了一段距离，就好像是他们身上长着一米长的尖刺一样，扎的那些姓王的不敢靠近。我知道，他们这是在避着我爸和大伯，就和避着我一样。

我走过去的时候，我爸和大伯正蹲在地上，大伯在巴嗒巴嗒抽烟，我爸则是沉默不语。很明显，王家的人不允许我爸插手村支书王青松的丧事。

我也蹲着，问我爸，晓不晓得是哪个死滴？

我爸讲，他们讲和陈泥匠滴死法一样，嘴巴大大滴张到起滴，眼睛珠子都快凸出来咯，有人讲是黑死滴。

我又问，大概是么子时候死滴？

我爸讲，这个不好讲，人是早上发现滴，那个时候人都冷咯，估计昨天晚上就死咯。

这个时候大伯插话讲，估计是昨天晚上九十点钟滴时候。

村子里有丧事的时候，大伯一般都去帮忙，他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。如果真的是九十点钟的话，那么就是在我昨晚晕过去之后。那也就是讲，那个声音真的预测到了王青松会死这件事。那么，接下来就会是大伯，最后是.....

我不晓得我应不应该把这件事给大伯讲，就在我犹豫滴时候，陈先生走过来找到我，让我跟他过去一下。

我跟着陈先生走到王青松的灵堂前，我本以为是要给他上香，却没想到陈先生直接带我进了堂屋左边的屋子。进了屋子之后，看到张哈子和刘桑祎竟然都在。他们的脸色都不是很好看，看到我进来后，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讲话。

我问，喊我过来搞么子？

既然昨晚的那个声音说的是对的，那么他说让我离这三个村外人远点，很可能也是正确的。所以我对他们的态度，就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在变化。可是，如果连他们都不能相信，我还能相信谁？

陈先生问我，昨晚你到祠堂里面看到咯么子？

我把昨晚的事情给他们说了一遍，但是却把最后那句话给省略了。

陈先生听完后皱到眉头问我，你是讲，你看到了牌位上面有你们三个滴名字？

我点点头，表示肯定。

陈先生看了一眼刘桑祎，刘桑祎点点头，然后我看到陈先生从身后拿出两块灵位，递到我手上，他讲，这是昨晚我们进去后找到滴。当时你平躺着睡到堂屋里面，头朝里，脚朝外，这块牌位就立到你脚掌前面滴。

我想了想陈先生描述的画面，然后心里一惊，那样的姿势，不正是人死了之后摆在灵堂里面的姿势么？

我再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灵位，一块写着洛启东，一块写着洛小阳！

昨晚我看到滴是真的！

我惊慌失措滴讲，还有一块呢？

陈先生讲，在外面灵堂上。

我知道，那块上面写着王青松。

陈先生讲，王家人还没来得及准备牌位，那块牌位就摆在那里咯。不过我问了哈，他们都不晓得是哪个置办滴牌位。反正有咯一块，他们就用咯。

我心想，莫非是牌位自己走上灵堂去的？

想到这里，我全身寒毛竖起，手一松，牌位掉在地上，我大伯的那块倒在地上，我的那块，稳稳当当的立在我面前，背对着我，字面朝前，就好像是一块碑，立在坟墓前。

这时，外面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，棺材里面有声音！